



论词的搭配

王崇芳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所创立的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语言体系中各要素相互处于一定的横组合关系（*sintagma rilato*）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 rilato*）之中。所谓语言的横组合关系（或称句段关系），是指构成线性序列的语言成分之间的横向关系，例如音素组合成词，词组合成词组和句子。具体地说，例如在“*Venu rapide*”（请快来）这个句子中，*venu*和*rapide*这两个成分连起来，组合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它们之间就处于一种横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或称联想关系）是指可以在一个结构中占据某个相同位置的语言要素之间的垂直关系，即在线性序列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语言要素的自然聚集。例如：

Ŝi iras rapide
Ŝi iras malrapide.
Ŝi iras hejmen.

这三句话中的*rapide*, *malrapide*, *hejmen*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互相替代。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纵聚合关系。再如在“*la muso kuris sub la liton*”（耗子跑到床下）和“*la kato kuris sub la liton*”（猫跑到床下）这两句话中*muso*和*kato*也处在纵聚合关系中。纵聚合关系是由心理联想而产生的。例如汉语“电灯”这个词会使人联想起各种以“电”起头或以“灯”收尾的词。

词的搭配运用就是词在横向线性序列中的位置安排和在纵向联想中的选用。具体地说，词的搭配就是什么词经常与什么词一起连用。词的搭配是相互的，例如在“*malluma nokto*”（黑夜）中*malluma*跟*nokto*搭配，*nokto*也跟*malmuma*搭配，它们之间互相存在着可搭配性。根据生成语法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的选择限制理论，词的可搭配性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受语法规则限制，二是受词的语义特征的限制。受语法规则限制的搭配有不及物动词与介词的搭配（例如 *konsisti el aŭ en; kalkuli je, pri aŭ kun; suferu de, je aŭ pro; interesiĝi pri; manki al*），形容词与介词的搭配（例如 *spite al; malproksime de; multe da; vidalvide al*），介词与连词的搭配（例如 *malgraŭ ke*）等。判断这类搭配在用法上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主要是语法规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受语义特征的限制）。名词、形容词以及动词的搭配则主要受语义特征的限制。例如在汉语中我们可以说“我吃饭”，但不能说“我喝饭”。后一句在语法上并没有毛病，只是在逻辑上（也就是在语义上）搭配不当，因而所表达的意思是荒谬的。

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特定的搭配范围。有的词搭配范围大，有的词搭配范围小。例如可与名词 *azeno*（驴）搭配的形容词通常只有 *stulta*（愚蠢的），*obstina*（执拗的），*hejma*（家养的），*sovaĝa*（野生的），*malrapida*（走得慢的）等少数几个形容词，而可与名词 *homo*（人）搭配的形容词则浩如烟海，例如 *juna*（年青的），*maljuna*（年老的），*plenaĝa*（成年的），*grasdika*（肥胖的），*malgrasa*（瘦的），*svelta*（苗条的），*altkreska*（身材高大的），*malaltkreska*（身材矮小的），*lerta*（灵巧的），*facilmova*（敏捷的），*rapidaga*（行动迅速的），*forta*（有力的），*fortika*（强健的），*sana*（健康的），*malsana*（有病的），*kripla*（肢体残缺的），*sindona*（献身的），*riĉa*（富的），*malriĉa*（穷的），*mizera*（困苦的），*konata*（熟识的），*nekonata*（不认识的），*fama*（著名的），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词，如**la, kaj, se, kiam**等，在语义搭配上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只要语法规则允许，它们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词的组合中。然而，就大多数词而言，确定词的语义搭配的范围是完全可能的（对于用来判定词的可搭配性的横组合规则和纵聚合规则，全文因限于篇幅，不作介绍）。有了这个范围，我们就可以看出特定的词在它的各种语法结构中经常和哪些词连用。脱离搭配范围的词的组合，除特定的修辞需要外，通常是不可理解或根本没有意义的。在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英语的例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Senkoloraj verdaj ideoj dormas furioze 无色的绿色的观念疯狂地睡觉)。这句话尽管语法结构无懈可击，但却是一个无意义的句子。

词的语义搭配在任何语言中（人造语也不例外）都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其麻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着比较客观的、在各种语言中或多或少带有共同性的因素，例如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能不能那样搭配，逻辑事理上允许不允许那样搭配；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特定语言社会中比较独特的因素，例如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思维习惯、语言心理等，即所谓习惯因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搭配实际上就是一种习惯；大多数习惯搭配语的语义是不容易从构成搭配的各个词的词义中推测出来的。举颜色形容词的搭配词组为例：**blanka edziĝo**（无性关系的名义上的结婚），**blanka karbo**（可用来发电的瀑布），**blankaj versoj**（不押韵的自由体诗）；**nigra arto**（巫术，魔法），**nigra kaso**（账外资金），**nigra sendankemo**（极端的忘恩负义）；**ruĝa lumo**（指示车辆“禁止通行”的红灯），**ruĝa viando**（指牛肉、马肉、羊肉等红肉类）；**blua infano**（患青紫病即有先天性心脏缺损的儿童），**esti tute blua de malvarmo**（冻得全身发紫），**blua sango**（贵族血统），**flava sindikato**（出卖工人利益的黄色工会），**flava malsano**（黄疸病），**la flava stelo**（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分子强迫犹太人佩带的黄色星章）；**verda maljunulo**（老当益壮的人），**verda karbo**（可用来发电的河流的水力），**esti verda de ĵaluzo**（十分忌妒）。

熟悉和掌握词的搭配对语言学习特别是对外语（包括世界语）学习有着特殊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有助于正确理解词语的含义。

语言学家认为，词的意思取决于词所处的上下文和情景，尤其取决于词的搭配。例如在汉语中，打鼓，打了一个杯子，打铁，打碉堡，打官司，打地基，打家具，打行李，打毛衣，打蜡，打井，打灯笼，打电话，打证明，打土豆皮，打水，打油，打鱼，打柴，打草稿，打埋伏，打排球，打瞌睡，打个比喻等动宾搭配词组中的“打”字的含义各不相同。世界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试举“**preni**”和它的搭配词为例：

preni sian pluvombrelon 拿自己的雨伞
preni infanon sur la dorson 把孩子背到背上
preni sur sin taskon 承担一项任务
preni sieĝatan urbon 夺取被包围的城市
preni al si edzinon 娶妻
preni kafon 喝咖啡
preni tagmanĝon 吃午饭
preni freŝan aeron 呼吸新鲜空气
preni medikamenton 服药
preni apartamenton 住进一套房子
preni banon 洗澡
preni bileton por la teatro 买一张戏票
preni taksion 雇一辆出租汽车；打的
preni iun kiel sklavon 把某人当作奴隶
preni de iu garantiaĵon 收某人的保证金
preni de iu konsilon 听取某人的劝告
preni informon 打听消息
preni indiferentan mielon 摆出不在乎的样子
preni difinitan formon 采取一定的形式
preni instruon en sian koron 把教导记在心中
preni subaĉeton 受贿
preni serioze la parolon 认真对待那番话

preni la proponon kontraŭsence 曲解那个建议

preni iun por grava homo 把某人误认作大人物

preni la Paskon 复活节领受圣餐

preni lokon (aŭ: sian lokon) 就座

preni la lokon de iu (aŭ: lokon) 接替某人职务；代替某人

再如，某些固定搭配词组的语义并不就是其中单词字面意义简单的总和，而是有所引申或偏离，有的甚至是完全“意在言外”。例如：

suriri sur la tabulojn 登台演出（不是“走上木板”）

la salo de la tero 社会中坚（不是“大地的盐”）

la lasta afero por fari 最不值得做的事（不是“最后要做的事”）

fajro de ĝojo 节日的篝火（不是“欢乐的火”）

engluti fungon 碰了一鼻子灰（不是“吞下蘑菇”）

la dekunua horo 最后时刻（不是“十一点钟”）

trompita koko 妻子有外遇的丈夫（不是“受骗的公鸡”）

monto de Venuso 阴阜（不是“维纳斯山”）

seka panpeco 一块没有涂奶油的面包（不是“一块干面色”）

vidi mil stelojn 头被重击后两眼冒金星（不是“看见一千颗星”）

havi sangon en siaj vejnoj 胆子大；勇敢（不是“自己的血管里有血”）

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和翻译的时候，应特别注意词语搭配的整体意义。遇到疑难的词语要多查词典和其他工具书，切不可自以为是，望文生意，否则必然会出错，甚至闹出笑话。

2. 熟悉和掌握词的搭配有助于克服我们的世界语译文或文章中的不符合世界语习惯的汉化倾向。

世界语的绝大多数词语的搭配习惯和世界语的词汇一样，来自西方语言。这些搭配习惯或为西方人民所熟知，或容易被他们所接受，但对操汉语的中国人来说则都是陌生的。中国世界语者由于受汉语习惯的潜在影响，有的句子尽管语法上无可指摘，但其他国家的人听上去或读起来总觉得有点生硬别扭，甚至感到费解。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符合世界语的搭配习惯。

据我所知，《鲁迅小说集》世译初稿完成后曾分寄给几位外国知名世界语者，请他们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他们提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针对词语搭配习惯的。例如，一位审阅者建议将译文初稿中的“**la muŝo zume krias**”改成“**la muŝo zumas**”，并在原句的旁边写上了这样一句话“**Ĉu la muŝo povas kria?**”。这一句疑问，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是意想不到的，却又问得切中我们的要害，对我们的启发真是太大了。在汉语中我们可以说，“苍蝇嗡嗡叫”（“**la muŝo zume krias**”正是这句汉语的按字面的“忠实的”翻译），但在世界语中“**kria**”只指人或动物通过发音器官发出的响亮尖锐的嗓音。这种嗓音只为脊椎动物所有，许多无脊椎动物和某些脊椎动物发出的并嗓音（如蟋蟀和蝉的鸣叫声）是不能用“**kria**”表示的。也就是说，汉语中“叫”的搭配范围要比世界语中“**kria**”的搭配范围宽，或者说，两者的搭配范围是不完全相同的。再如，在汉语中我们习惯说“我喝汤”而不说“我吃汤”，而在世界语中却习惯说“**mi manĝas supon**”而不说“**mi trinkas supon**”。和上面的例子一样，这既是词义理解的问题，也是搭配习惯的问题。按《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的定义，**supo**是“由水加各种配料做成的液体食物”（**likva manĝaĵo, konsistanta el akvo, en kiu estis kuiritaj diversaj ingredientoj**），如“土豆汤”，“肉汤”等，在这些汤中当然是有一片片的固体食物的，所以在世界语中**supo**与动词**manĝi**搭配是有一定道理的。汉语中用“喝”与“汤”搭配，是着眼于汤中的液体，而世界语中用“**manĝi**”与“**supo**”搭配，是着眼于汤中的配料，各有各的道理，是不能按绝对化的逻辑来判断孰是孰非的。这也说明了学习词的搭配的必要性。再举几个例子：汉语的“红茶”译成世界语应该是“**bruna teo**”而不是“**ruĝa teo**”，“浓茶”是“**forta teo**”而不是“**densa teo**”；“他身体好”不应译成“**lia korpo estas bona**”，而应译成“**li estas sana**”；“中国药品价格便宜”不应译成“**la prezoj de la medikamentoj estas malkaraj en Ĉinio**”，而应译成“**la prezoj de la medikamentoj estas malaltaj en Ĉinio**”或“**la medikamentoj estas malkaraj en Ĉinio**”；“医生给她治病”不宜译成“**la kuracisto kuracas ŝian malsanon**”，而应译成“**la kuracisto kuracas ŝin de ŝia malsano**”；“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不应译成“**ni volas venĝi por la mortinto**”，而应译成“**ni volas venĝi la mortinton**”。世界语中存在大量的不同于汉语中搭配习惯的词组和表达方式，对于这类词组和表达方式中国世界语者在用世界语写作或翻译时是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例如：**nigra humoro**（忧郁的心情），**lamaj versoj**（不合韵律的诗句），**kruela perdo**（惨重的损失），**oraj paroloj**（讲得很有道理的话，金玉良言），**feliĉa akuŝo**（顺产），**riĉa parfumo**（浓

烈的香气)，**favora vento**（顺风），**pezaj kondiĉoj**（苛刻的条件），**la kuranta jaro**（今年），**varma batalo**（激烈的战斗），**preterkura rideto**（微微一笑），**minacanta danĝero**（眉睫之危），**blinda muro**（无窗墙），**kovri la deficiton**（弥补赤字），**perdi la spiron**（上气不接下气），**dividi kun iu la mizeron**（与某人共患难），**tuŝi ies koron**（触动某人的心弦）。

3. 熟悉和掌握词的搭配还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力。

如果我们掌握足够数量的语汇，熟悉词的搭配，我们就可按不同文体的需要，依据词的横向组合和纵向联想原理选出最恰当的搭配词语。例如，“看某人”中的“看”这一动作在世界语中可按所要表达的意思上和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选用不同的动词和“**rigardo**”搭配：**ĵeti rigardon al iu, sendi rigardon al iu, direkti rigardon al iu, fiksi rigardon sur iu**, 等等；也可以用介词词组**per rigardo**与适当的动词搭配：**dorloti iun per rigardo, sekvi iun per rigardo, karesi iun per rigardo, ekzameni iun per rigardo**, 等等；还可以用**rigardo**作主语与适当的谓语动词搭配：**ŝia rigardo tu?as lin; ŝia rigardo falis sur lin; lia rigardo fiksiĝas sur ĝi; lia rigardo haltis sur ŝi; lia rigardo karesas ŝin; lia rigardo serĉas la virinon; ŝia rigardo palpas lian figuron; ŝia rigardo ripozas sur li; lia rigardo vagas jen al ŝi, jen al ŝia fratino** 等等。

有些借助于一定的修辞手法由主语和谓语动词搭配而成的句子既简洁又富于形象性。例如：

La novaĵo kuras tra la urbo. 消息传遍全城。

Regas norda vento. 刮北风。

La pordo oscedas. 门大开着。

La koloroj de la kurtenoj jam velkas. 帷幕已经退色。

Lia sano ekŝanceliĝas. 他的健康受到损害。

Ŝia kapo ripozas sur la kapkuseno. 她的头枕在枕头上。

La vesto bonege sidas. 衣服非常全身。

Lia kolero forvapiĝis. 他的怒气消散了。

很显然，如果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词语搭配材料，我们在写作或翻译时就一定能得心应手，我们的文体就一定会更简洁、更活泼、更有色彩、更富于逻辑性。

[返回目录](#)